

舊唐書

二十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九

劉

駒

等修

狄仁傑孫兼謨

王方慶

姚壽弟珽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祖孝緒貞觀中尚書左丞父知遜
薨州長史仁傑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皆接對唯
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不能接對
何暇偶俗吏而見責耶後以明經舉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
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
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
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并州登太行山南望見白雲孤飛
謂左右曰吾親所居在此雲下瞻望佇立久之雲移乃行仁傑孝
友絕人在并州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
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長史蘭
仁基請代崇質而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曰吾等豈

獨無愧耶由是相待如初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栢樹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令即誅之仁傑又奏罪不當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樹是使我不孝必須殺之左右築仁傑今出仁傑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弃市魏文將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瞋目之後著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則令賜死法旣無常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栢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居數日授仁傑侍御史時司農卿韋機兼領將作少府二司高

宗以恭陵立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遣機續成其功機於堦之左右爲便房四所又造宿羽高山上陽等宮莫不壯麗仁傑奏其太過機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仁傑奏之請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繇是朝廷肅然尋加朝散大夫累遷度支郎中高宗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之高宗聞之數曰真大丈夫也俄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人得歡心郡人勒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所至多所按劾及入寧州境內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旣授館召州吏謂之曰入其境其政可知也願成使君之美無爲久留州人方散翰薦名於朝劾爲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

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轉文昌右丞出
爲豫州刺史時越王貞稱兵汝南事敗緣坐者六七伯人籍沒者
五千口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哀其誅誤緩其獄密表奏曰臣欲
顯奏以爲逆人申理知而不言恐乖陛下存恤之旨表成復毀意
不能定此輩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誅誤特勅原之配流豐州豫囚
次于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
齊三日而後行豫囚至涿所復相與立碑頌狄君之德初越王之
亂宰相張光輔率師討平之將士恃功多所求取仁傑不之應光
輔怒曰州將輕元帥耶仁傑曰亂河南者一越王貞耳今一貞死
而萬貞生光輔質其辭仁傑曰明公董戎三十萬平一亂臣不戢
兵鋒縱其暴橫無罪之人肝腦塗地此非萬貞何耶且兇威脅從
勢難自固及天兵暫臨乘城歸順者萬計繩墜四面成蹊公祭
何縱邀功之人殺歸降之衆但恐冤聲騰沸上徹于天如得尚方
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如歸光輔不能詰心其銜之還都奏仁傑

不遜左授復州刺史入爲洛州司馬天授二年九月丁酉轉地官侍郎判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南時甚有善政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臣不知譖者並爲善友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未幾爲來俊臣誣構下獄時一問即臣者例得減死來俊臣逼脅仁傑令一問臣反仁傑歎曰大周革命萬物唯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謂仁傑曰尚書必得減死德壽意欲求少階級憑尚書牽楊執柔可乎仁傑曰若何牽之德壽曰尚書爲春官時執柔任其司負外引之可也仁傑曰皇天后土遣仁傑行此事以頭觸柱流血被面德壽懼而謝焉旣臣反所司但待日行刑不復嚴備仁傑求守者得筆硯拚被頭帛書寃置綿衣中謂德壽曰時方熱請付家人去其綿德壽不之察仁傑子光遠得書持以告變則天召見覽之而問俊臣俊臣曰仁傑不免冠帶寢處甚安何由伏罪則天使人視之俊臣遽命仁傑巾帶

而見使者乃令德壽代仁傑作謝死表附使者進之則天召仁傑
謂曰臣反何也對曰向若不臣反已死於鞭笞矣何爲作謝死表
曰臣無此表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貶彭澤令武承嗣屢奏
請誅之則天曰朕好生惡殺志在恤刑渙汗已行不可更返萬歲
通天年契丹寇陷奚州河北震動徵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
孤思莊懼賊至盡驅百姓入城繕修守具仁傑旣至悉放歸農畝
謂曰賊猶在遠何必如是萬一賊來吾自當之必不關百姓也賊
聞之自退百姓咸歌誦之相與立碑以紀恩惠俄轉幽州都督神
功元年入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
兼納言仁傑以百姓西戎踈勒等四鎮極爲凋弊乃上疏曰臣聞
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疆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
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
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者也
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

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陷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士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越荒外以爲限竭資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籍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能爲天所祐也昔人有言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戎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西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絕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

既久怨曠亦多昔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咎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辭也上不是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祀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飢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率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珠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禦寇患則國家有繼絕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捐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綏撫夷狄蓋防其越逸無侵侮之

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
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惟陛下并之度外無以絕域未平爲
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自致然後擊之此李牧
所以制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莫若令邊城警守遠備斥候聚軍實
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
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
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
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
識者是之尋檢校納言兼右肅政臺御史大夫聖曆初突厥侵掠
趙定等州命仁傑爲河北道元帥以便宜從事突厥盡殺所掠男
女萬餘人從五迴道而去仁傑惣兵十萬追之不及便制仁傑河
北道安撫大使時河朔人庶多爲突厥逼脅賊退後懼誅又多逃
匿仁傑上疏曰臣聞朝廷議者以爲契丹作梗始明人之逆順或
因迫脅或有願從或受僞官或爲招慰或兼外賊或是土人跡雖

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顧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賣田人不為售內顧生計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心媿修築池城繕造兵甲州縣役使十倍軍機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派豈有常性昔董卓之亂神器播遷及卓被誅部曲無赦事窮變起毒害生人京室丘墟化為禾黍此由恩不普治失在機先臣一讀此書未嘗不廢卷歎息今以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以此為事臣聞持大國者不可以小道理事廣者不可以細分人主恢弘不拘常法罪之則衆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自然人神道暢率土歡心諸軍凱旋得無侵擾制從之軍還授

內史聖曆三年則天幸三陽宮王公百寮咸經侍從唯仁傑特賜宅一區當時恩寵無比是歲六月左玉鈐衛大將軍李楷固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特賜楷固姓武氏楷固務整並契丹李盡忠之別帥也初盡忠之作亂楷固等屢率兵以陷官軍後兵敗來降有司斷以極法仁傑議以爲楷固等並有驍將之才若恕其死必能感恩効節又奏請授其官爵委以專征制並從之及楷固等凱旋則天召仁傑預宴因舉觴親勸歸賞於仁傑授楷固左玉鈐衛大將軍賜爵燕國公則天又將造大像用功數百萬令天下僧尼每日出一錢以助成之仁傑上疏諫曰臣聞爲政之本必先人事陛下矜羣生迷謬溺喪無歸欲令像教兼行觀相生善非爲塔廟必欲崇奢豈令僧尼皆須檀施得棧尚捨而況其餘今之伽藍制過宮闕窮奢極壯畫績盡工寶技殫於綴飾環材竭於輪奐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有時用之無度編戶所

奉常若不充痛切肌膚不辭筆撻遊僧一說矯陳禍福剪髮解衣
仍慙其少亦有離閒骨肉事均路人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託佛
法誑誤生人里陌動有經坊闌闌亦立精舍化誘倍急切於官徵
法事所須嚴於制勅膏腴美業倍取其多水碾莊園數亦非少逃
丁避罪併集法門無名之僧凡有幾萬都下檢括已得數千且一
夫不耕猶受其弊浮食者衆又劫人財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往在
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其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
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年已來風塵
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家業先空瘡痍未復此時興役力所
未堪伏惟聖朝功德無量何必要營大像而以勞費爲名雖斂僧
錢百未支一尊容旣廣不可露居覆以百層尚憂未徧自餘廊廡
不得全無又云不損國財不傷百姓以此事主可謂盡忠臣今恩
惟兼採衆議咸以爲如來設教以慈悲爲主下濟羣品應是本心
豈欲勞人以存虛飾當今有事邊境未寧宜寬征鎮之徭省不急

之費設令雇作皆以利趨旣失田時自然弃本今不樹稼來歲必饑役在其中難以取給況無官助義無得成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則天乃罷其役是歲九月病卒則天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文昌右相諡曰文惠仁傑常以舉賢爲意其所引拔栢彥範敬暉竇懷貞姚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初則天嘗問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則天曰朕欲待以將相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文吏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節於國家矣則天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爲秋官侍郎後音召爲相柬之果能興復中宗蓋仁傑之推薦也仁傑嘗爲魏州刺史人吏爲立生祠及去職其子暉爲魏州司功叅

軍頗貪暴為人所惡乃毀仁傑之祠長子光嗣聖歷初為司府丞則天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乃薦光嗣拜地官員外郎莅事稱職則天喜而言曰祁奚內舉果得其人開元七年自汴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坐賊貶歙州別駕卒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頊李昭德皆有匡復讜言則天無復辟意唯仁傑每從容奏對無不以子母恩情為言則天亦漸省悟竟召還中宗復為儲貳初中宗自房陵還宮則天匿之帳中召仁傑以廬陵為言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洟遽出中宗謂仁傑曰還卿諸君仁傑降階泣賀既已奏曰太子還宮人無知者物議安審是非則天以為然乃復置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感悅仁傑前後匡復奏對凡數萬言開元中北海太守李邕撰為梁公別傳備載其辭中宗返正追贈司空睿宗追封梁國公仁傑族曾孫兼謨

兼謨登進士第祖郊父邁仕官皆微兼謨元和末解褐襄陽推官試校書郎言行剛正使府知名憲宗召為左拾遺累上書言事歷

尚書郎長慶大和中歷鄭州刺史以治行稱入爲給事中開成初
度支左藏庫妄破漬汚縑帛等贓罪文宗以事在赦前不理兼謨
封還勅書文宗召而諭之曰嘉卿舉職然朕已赦其長官典吏亦
宜在宥然事或不可卿勿以封勅爲難遷御史中丞謝日文宗顧
謂之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正則天下理凡
執法者大抵以畏忌顧望爲心職業由茲不舉卿梁公之後自有
家法豈復爲常常之心哉兼謨謝曰朝法或未得中臣固悉心彈
奏會江西觀察使吳士矩違額加給軍士破官錢數十萬計兼謨
奏曰觀察使守陛下土地宣陛下詔條臨戎賞軍州有定數而士
矩與奪由己盈縮自專不唯貽弊一方必致諸軍援例請下法司
正行朝典士矩坐貶蔡州別駕兼謨尋轉兵部侍郎明年檢校工
部尚書太原尹充河東節度使會昌中累歷方鎮卒

王方慶雍州咸陽人也周少司空石泉公瓌之曾孫也其先自琅
琊南度居於丹陽爲江左冠族瓌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嘉隋

衛尉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爲中書舍人父弘直爲漢王元昌友畋獵無度乃上書切諫其略曰夫宗子維城之託者所以固邦家之業也大王功無任城戰克之効行無河間樂善之譽爵高五等邑富千室當思答極施之洪慈保無疆之永祚其爲計者在乎修德冠履詩禮畋獵史傳覽古人成敗之所由鑒既往存亡之異軌覆前戒後居安慮危奈何列騎齊驅交橫龍畝野有遊客巷無居人貽衆庶之憂逞一情之樂從禽不息寔用寒心元昌覽書而遽止漸見疎斥轉荆王友龍朔中卒方慶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參軍嘗就記室任希古受史記漢書希古遷爲太子舍人方慶隨之卒業永淳中累遷太僕少卿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崑崙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睿冒求其貨崑崙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無犯又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絕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內清肅